

百 科 小 叢 書
唐 代 文 學

胡 樸 安
胡 懷 琛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唐 代 文 學

胡 樸 安
胡 懷 琛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代文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唐代文學一覽

第三章 唐代的詩歌

第四章 唐代的小說

第五章 唐代的戲曲

第六章 唐代的抒情散文

第七章 唐代的雜文

第八章 唐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第九章 唐代文人的軼事

第十章 研究唐代文學的書目

唐代文學

第一章 緒論

我在敘述唐代文學以前，應該先說幾句必須說的話，使讀者澈底明白這本小冊子的用途，和我說話的範圍。

因爲同是『唐代文學』四個字，放大一些，十本八本書，也說不完；縮小一些，三頁五頁也可以包括。那麼，或是放大，或是縮小，放大縮小到若何程度，全以此書的用途爲標準。

（甲）譬如我們在普通的歷史教科書裏，也應該說到唐代，一說到唐代，也應該說到唐代的文學。不過在這時候，只說『唐代文學的特色，就是詩歌，詩歌的代表作者，就是李杜。』『其他散文，也很發達，散文的代表作者，就是韓柳。』『漢魏六朝的古詩，到唐代變爲近體，到唐末及五代，又變



爲詞。詞發端於唐，而盛於宋。』大概不過這樣一類話，再說幾句，也就完了。

(乙)又如：我要編一本關於唐代文學的書，供給專門研究文學的人參考，或是我們自己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這本書，是發揮我們的心得，那麼，不是要搜羅得博，就是要論斷得精。全唐詩已搜羅得很博了，但是我們偏要從全唐詩逸裏找出全唐詩所未收的唐明皇贈日本使臣的詩來，●偏要從『敦煌石室』裏找出全唐詩所未收的韋莊秦婦吟來。●『黃河遠上白雲間』，人人都說是可合歌譜的，但我們偏要否認此說。●郊寒島瘦，是已經成爲定論了，但我們偏要推翻成案。●

以上甲乙兩種辦法，我祇是斟酌審慎，採用一二，因爲我這本小冊子的用途，和那兩種用途都不同。這本小冊子的用途，大概如下：

(甲)是供給初步研究文學的人，雖不過於簡略，也不必過於高深。

(乙)是給讀者知道唐代文學全體的大概情形，不限於一枝一節。

(丙)一方面是矯正沿襲的錯誤，●一方面也不故意的創立新說，動人聽聞。●

我把這本小冊子的用途說明白了，現在再說一說他的範圍。

(甲)在唐代的範圍以內。惟因連帶的關係，上說至漢魏六朝，下說至五代及宋，然仍以唐為主。
(乙)在文學的範圍以內。前人誤爲是文學而實非文學的，一概刪除了不敍。^①實爲文學中很好的作品，而爲前人所不注意的，我這裏當然要把他說到。^②

關於甲條，不必再說明。關於乙條，似乎有再說明的必要，所以不嫌囁嚅，再說幾句。譬如韓愈的原道，柳宗元的斷刑論，不是被舊文學家誤認作文學作品麼？其實何嘗是。^③又，李朝威的柳毅傳，張說的虬髯客傳，不是被舊文學家所輕視的麼？其實這是文學中絕妙的作品。關於這樣的事，自有相當的矯正；然舊說不錯，不必創立新說的，我也不自作聰明，獨標異說。

這本小冊子的用途和範圍，都說明白了。讀者讀了這一章緒論，以後再讀正文，就可以省得許多無謂的誤會了。

●全唐詩是日本人河世寧輯的，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三十集內。其中所收的，都是流傳在日本的唐詩，而爲全唐詩中所沒有的。唐明皇贈日本使臣詩，是其中的一首。又，本書第八章，雖然也引全唐詩，但另是一種關係，和專門搜羅少見的作

品以爲淵博的不同。

④韋莊爲唐末五代時人。有秦婦吟一首，爲長篇之紀事詩，借婦人口氣，述黃巢亂事。在當時曾風行於世，宋以後即失傳。至清光緒末，始發現於敦煌石室，首尾皆缺，然尚存九百多字。原有寫本數份，一爲英國倫敦圖書館所得，一爲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所得。今敦煌零拾中有此詩，就是據英國圖書館藏本抄來排印的。

⑤『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王門關。』王之渙詩。在當時爲酒樓歌妓所唱，人家就說他這首詩能合樂譜。其實在唱的時候，是要另加襯托字的，並不是照原文一字一字的唱出。然這不過是更進一步的研究，並不是完全否認原說。

⑥郊爲孟郊，島爲賈島。二人的詩，都極怪僻，人稱爲『郊寒島瘦』。然也有人說孟郊的詩出於離騷，是很好的，而說『郊寒島瘦』的批評不的確。

⑦舊文學家對於文學的界說，不甚明瞭，故有許多錯誤的地方。然沿襲已久，所以現在的人，也跟着他們錯誤。如以詩文對稱，或以詩文詞並稱之類。

⑧故意創新說的，如不合樂譜不能算詩之類。

⑨如把論說文當作文學作品。

⑩如把小說看得很輕，不算他是文學中的重要作品。⑪所說，現在雖然有些人已經知道了，然還有一部分人沒有知道，所以我再說一說，讀者不要嫌我的話太多了。

⑫原道和新制論所講的，都是偏於哲學。他的形式，雖然是用『縱橫文』的方法，然『縱橫文』也非文學。

第二章 唐代文學一覽

在緒言裏，我已經說過，這本小冊子，是給讀者知道唐代文學全體的大概情形，而不限定於一枝一節。而這一章，尤其是大概情形中的大概情形。不過，仍是全體，而不是一枝一節。所以名爲『唐代文學一覽』就是要使讀者一目了然。

唐代文學，在時期上區分，前人有把他分做四個時期的，有把他分做三個時期的，也有稱爲三變的。現在先列各說的來歷如下，並略加按語。

分爲四個時期的，始於元朝楊士弘。他把唐詩分爲四個時期如下：

(一) 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①

(二) 盛唐 自開元至大曆。②

(三) 中唐 自大曆至太和。③

(四) 晚唐 太和以後。^④

分爲三個時期的，和分爲四個時期的大同小異。他把中唐分隸於盛唐和晚唐，而省去中唐。清朝王士禛論唐詩，多用三唐標目。他的區分如下：

(一) 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

(二) 盛唐 自開元至元和。^⑤

(三) 晚唐 元和以後。^⑥

稱爲三變的，見於唐書文藝傳序，以爲唐代文章凡三變：

(一) 王楊爲第一變。^⑦

(二) 燕許爲第二變。^⑧

(三) 韓柳爲第三變。^⑨

羣書備考本唐書文藝傳序之說，並加說明，更爲清楚。他說：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

波瀾頓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急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者也。」

唐代文學，在時代上的區分，我們所知道的，已經有三種區分法。假定他們的名稱爲『四唐說』、『三唐說』和『三變說』，這三種區分法，當然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長處，也各有各的短處。現在據我個人的意見，各加批評如下。

『四唐說』是專指詩，而沒有說到散文。『三唐說』與此相同。『四唐說』大約以爲初唐還是脫不了六朝浮靡之習，代表的作者，就是『初唐四傑』。盛唐就掃除舊習，稱爲極盛。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人，都產生在這個時代。中唐雖不及盛唐，然尙沒有十分壞。柳宗元、韋應物諸人，都是這個時期的作者。晚唐期的詩，便委靡不振。雖有李商隱、溫庭筠等人，然他們的詩，只有外表，而缺乏骨子了。

『三唐說』大約和『四唐說』相同，以爲初唐是脫不了六朝的舊習，盛唐最好，晚唐就漸漸

的衰了。

至如說到『三變』，他是專指散文而言，大約是說從六朝的駢儷文，變成唐代的古文，共經過三變，而始變成的，到韓柳已完全變成了。所謂變成，是由駢儷而變成散文，由束縛而變為解放，由雕琢刻飾而變為自然。不過到了極盛以後，乃又由好而變為壞了。應該說是『四變』纔對。今說『三變』，是專對於積習一方而說的。

以上三種區分法的來歷，我們都知道了。那麼，我們研究唐代文學的人，應採取那一種說法？或是自己另定一種區分法？

我的答案是：『四唐說』的區分法雖好，不過他專指詩而言。散文至韓柳而始極盛，然韓柳不是在盛唐時期，所以混稱『唐代文學』，不分詩與散文，則『四唐說』不適用。我們現在採取一種變通辦法，就是用『三唐說』分為初盛晚三期，把詩與散文及小說等一切文學作品，都包括在內，也無不可。

若照文學的體裁方面說，那麼，通行的區分法，是把文學的領土區分做三部分如下：

(一) 詩歌。

(二) 小說。

(三) 戲曲。

不過，我以爲在此三者之外，應該再加上抒情散文，和其他的文學作品（假定稱爲『雜文』）。那麼，就成了下面的五部分：

(一) 詩歌。

(二) 小說。

(三) 戲曲。

(四) 抒情散文。

(五) 雜文。

這是對於一般的文學分類法。說到唐代文學，當然也是如此。詩歌是文學中間的重要部分，唐代文學，又以詩歌爲頂著名，所以就有人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代表文學：西周的文學就

是國風，戰國的文學就是楚辭，兩漢的文學就是賦，六朝的文學就是駢語，唐代的文學就是詩，宋代的文學就是詞，元代的文學就是曲。^②這話固然不錯，然這不過就每個時代，揀一種最出色的作品，代表其他，決不能說每個時代除了這一種作品以外，旁的都無足取。

我以爲在唐代文學裏，上面所列的五種作品，樣樣都有。只不過戲曲沒有完備，但是歌舞戲已有了。^③所以我在下文，就把唐代的詩歌、小說、戲曲、抒情散文、雜文，分別敘述。

詩歌，不消說就是古詩、律詩、絕詩等作品，連詞也包括在內。小說，以獨立成篇的短篇小說爲特色，當時有一個專名，稱爲『傳奇』。戲曲，就是歌舞戲。抒情散文，散見在各人的文集中間，凡是關於言情的，都屬此類。雜文，如柳宗元的游山水記等作品都是。^④

我們再有一件要辨明的事，就是有許多似是而非的文學作品混在文學中間，我們要辨別他們，不要當他們是文學。在唐代有下面所列的幾種：

(一) 不是抒情的散文。如韓柳集中論說、序跋、傳記之類，或說理，或記事，皆非文學，然被人誤認爲文學。

- (二) 陸贄的奏議，以駢四儷六的文字，談論時政，本非文學，然被人誤認為是文學。^②
- (三) 劉知幾的史通，以駢四儷六的文字，批評史學，本非文學，然被後人誤認為文學。^③
- (四) 司空圖的詩品，以四字爲句，是對於詩歌品格的評語，也被人誤認為文學。^④
- (五) 陸羽的茶經，是專講飲茶的書，也被人誤認為文學。^⑤
- (六) 李商隱的雜纂，是一種無甚價值的遊戲文字，也被人誤認為文學。^⑥
- (七) 應試的詩賦，也不能說是文學。^⑦
- (八) 其他相似的作品。

① 開元，唐玄宗年號。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開元前一年，共八十五年。

② 大曆，唐代宗年號。自開元元年，至大曆前一年，共五十五年。

③ 太和，唐文宗年號。自大曆元年，至太和前一年，共六十二年。

④ 自太和元年，至昭宗天祐二年，唐亡，共八十五年。

⑤ 元和，唐憲宗年號。自開元元年，至元和前一年，共九十六年。

⑥自元和元年，至天祐二年，唐亡，共一百零五年。

⑦王爲王勃，楊爲楊炯。

⑧燕指張說。因說封燕國公，故稱燕。許指蘇頌。因頌封許國公，故稱許。燕許均有文名，時人稱爲『燕許大手筆』。

⑨韓爲韓愈，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柳爲柳宗元，字子厚，世稱柳柳州。二人均中唐時期人，以古文相號召，一時跟着他們做古文的人很多。古文二字的名稱，也就始於這時。

⑩反對六朝時的駢儷文，回復到秦漢，故稱古文。古文二字，是舊文學中習用的一個名詞；但照我們現在的說法，古文二字，是不適用的。

⑪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被稱爲『初唐四傑』。

⑫見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序，大意如此。

⑬參看本書第五章。

⑭參看本書第三章至第五章。

⑮陸贄以四六文論時政，有陸宣公奏議一書，現在仍是盛行。

⑯劉知幾的史通，爲研究史學的人必讀之書，極有價值。但後人當他是文學作品，那更錯了。

⑰詩品共二十四首，其自然一首云：『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與不齋，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⑱陸羽著茶經，具敘茶具之一節云：『青，以木制之，以竹編之，以紙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旁有門，掩一扇，中置一器，貯燭。』

燬火，令熾熾然，江南梅雨時，焚之以火。」白注云：「育者，以其藏養爲名。」

②李商隱的雜興之一『不快意』一條云：『鈍刀切物，破帆使風，樹陰遮景致，桑榆遮山，花時無酒，暑月背風排簷。』

③唐代舉行科舉，以詩賦取士。如王綰鱗角集所載，都是律賦及省試詩。其『山明松雪』一首云：『高樹當軒曉，長松帶雪明。景疑殘月在，林似野雲橫。密葉緣多亞，修條被壓傾。曙空連嶂白，寒氣到簷清。影雜青牛重，光迷皓鶴驚。披衣凝望久，無限剌溪情。』又全唐詩中亦有此種應試詩。

第三章 唐代的詩歌

第一節 古詩

『古詩』是對於『律詩』和『絕詩』而稱的。大概以五言或七言爲主，間以雜言，而每首長短是沒有一定的，不必像律詩和絕詩那樣有一定的字句。純然五言古詩及七言古詩，產生於漢以後，至南北朝就漸漸的律絕化了，只不過還沒有律絕的名稱。就是在形式上不是律絕的詩，也只在字句上修飾雕琢，只求一句之工，一字之妙，而全首不能一氣貫通。這就是南北朝和漢魏詩不同的地方。漢魏以後，除却留傳於民間的子夜歌一類的民歌，及陶謝等少數名家而外，大多數的詩，都是不很好的。

在初唐時期，王、楊、盧、駱及沈，都還脫不了這種習氣，試看他們的詩是怎樣。

『滕王高閣臨江渚，瓊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王勃滕王閣詩）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五輦縱橫過王地，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存朝日，風吐流蘇帶晚霞。百丈遊絲爭繞樹，一羣驕鳥共啼花。』（盧照鄰長安古意中佳句）

到李白、杜甫，纔洗淨了六朝纖麗之習，而自成一種唐詩。不過，李杜是詩學革命的成功者。在李杜以前，再有革命的先驅，就是陳子昂和張九齡。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台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虞雲羅。』（陳子昂感遇十五首之一）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張九齡感遇九首之一）

我們讀了這兩首詩，可以知道陳子昂及張九齡的詩之一斑。他們二人，確是於唐詩有很大的貢獻；不過天才及工力，均比李杜略低一些，所以革命的成功，還是讓與李杜。

『秦皇掃六合，俯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尙采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奮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觀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一）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眴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杜甫望嶽）

李杜的代表作品，當然是舉不勝舉，讀這兩首，可算是嘗一滴水，知大海味罷。在李杜前後的王、孟、高、岑、韓、柳、韋、④孟郊、賈島、李賀等，古詩都很好。各人把各人的性情，發表於詩歌，各有各的長處。衆長畢集，便造成唐代詩歌的盛況。

稍後，則有白居易創爲淺顯明白的詩歌，務使老嫗能解，⑤在當時可稱爲新體。而取材又多留意社會狀況，所以被近人稱爲『社會詩人』。他又善爲長篇紀事詩，如長恨歌、琵琶行，就是人人知道的名著。今錄他秦中吟第十首買花如下：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看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
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籬笆護。水瀝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
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晚唐的古詩，如李商隱、溫庭筠等所作，便流於輕豔，無足取了。

這一半是時代的關係，一半也是作者個性的關係。人家已經評論過，說道：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又道：太白詩仙，少陵詩史。又道：郊寒，島瘦，元粗，白俗。又因王孟、韋柳、儲五家，皆出於淵明，所以就
把這五家並稱。又因王孟、高岑時代差不多，也把這四家並稱。

以上所說的許多作者，雖不都是限於以古詩著名，但除了杜甫的五七言律詩，王維、孟浩然二
人的五言律詩以外，其他各人的律絕詩，都不及古詩好。

第二節 律詩

『律詩』的格律，在詩歌中，算是很嚴的。不但字句有規定，而且要講對仗。因此種種的束縛，就

把他慢慢的做成了一種機械的文字，文學的價值，也幾乎沒有了。

律詩的名稱，到唐人纔有。但是，像律詩一般的詩，在南北朝時已經有了。南北朝的詩，有若干首，不稱爲律詩，而實是律詩；而唐代李白及王孟的律詩，名爲律詩，卻又不被律詩的格律所束縛。二者剛巧是相反。試看下列各例，便可知道。

『本自乘軒者，爲君階下禽。摧藏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梁惠既重，華池遇已深。懷思未忍去，非無江海心。』（吳均主人池前鶴。）

此首除第五句，第七句，第八句外，皆是律句，而全首的格局確是律詩。其他『人愁慘雲色，客意慣風聲。』『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等律句，更舉不勝舉了。

『少小學書劍，秦吳多歲年。歸來一登眺，陵谷尙依然。豈意餐霞客，忽隨朝露先。因之問閭里，把臂幾人全？』（孟浩然傷峴山雲表上人。）

這首詩，唐天寶中 王士源編孟浩然集，編入律詩。實則全首一氣貫注，和南北朝人的古詩可以分割的，絕不相同。名爲律詩，實可說是古詩。其他律詩中的佳句，如『照日秋雲迥，浮天勃海寬。』如『山

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如『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如『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王維律詩中的佳句，如『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都是極好的。

照此看來，可知李白、王孟的律詩，實比南北朝人的古詩爲高。初唐的律詩，沿襲南北朝，自無足取。到李白、王孟等人，纔一變其風氣。然他們的律詩，也只有五言做得好，七言就不行了。全唐代的律詩，要推杜甫爲第一，無論五言七言都好。這因爲律詩不專恃天才，還要靠人工；而杜甫做詩，又都是苦吟而得，所以杜甫的律詩，可稱爲全唐之冠。尤其是七律，更無人能與爲敵；不若五律，還有李白、王孟。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幃？黃牛峽靜灘聲急，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杜甫送韓十四江東觀省。）

這可見杜甫七言律詩的一斑。其他佳句，五言如『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七言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都是極好的。晚唐溫李諸人的律詩，也有好的，不過不能比杜甫罷了。略舉幾首爲例如下：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李商隱無題）

『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李商隱隋宮）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李商隱無題）

『三秋細雨愁楓葉，一夜扁舟宿葦花。』（溫庭筠西江送漁父）

『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溫庭筠利川南渡）

『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溫庭筠經李徵君故居）

第三節 絕詩

『絕詩』這個名稱，也至唐人纔有。但是他這種體裁，在南北朝時也已有了。他是介乎古詩與律詩之間，格律比古詩略嚴，卻比律詩寬得多。五絕尤其不受束縛。唐代的文學，以詩歌爲最佳；而詩歌中尤以絕詩爲最佳。這就是盛唐時期的絕詩，大半可合樂譜，而傳樂府之正統。這件事，在下文樂府一節裏再詳說。不過，晚唐人的絕詩，以風韻見長，便又和樂府沒關係了。

懷。

『獨上高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是去年！』（趙嘏江樓書）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張泌寄人）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韋莊金陵圖）

晚唐的作者，又喜歡以淺近通俗的文字作絕詩，而又沒有深意，那就更無價值。例如下面所舉的兩首便是：

『田不會耕地不鋤，誰人閒散得如渠？渠將底物爲香餌，一度擡竿一度魚。』（杜荀鶴釣叟）

『睡覺寒爐酒半消，客情鄉夢兩遙遙。無人爲我磨心劍，割斷愁腸一寸苗。』（韋莊冬夜）

第四節 樂府

『樂府』這個名詞，始於漢武帝。就是他請了司馬相如等一班文人，和音樂家李延年共同工作，採取流傳的詩歌，及自己創造的詩歌，斟酌字句，使他合於樂譜，稱爲『樂府』。

後來詩歌中都有樂府。不過，在魏晉以後，往往有名無實。文人所擬作的樂府，只沿襲一個古樂府的題目，完全不能合樂譜；而傳樂府之正統的，反在民間歌謠，如子夜歌之類。唐朝樂府中的絕詩，就是晉、南北朝子夜歌等民歌的變化。現在確知能合樂譜的絕詩，像下面所舉的都是。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

『開簾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

其他李白等人所做的古詩，也名爲樂府，但是早已同魏晉文人所擬作的樂府一樣，是有名無實了。如李白的烏夜啼云：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按，烏夜啼爲樂府古題，名爲清商曲。李白所做的，不過是借用古題，做他的新詩，能合樂譜與否，他不問了。此外長相思、戰城南、飛龍引、遠離別等篇，都是這樣。

到白居易，更創造『新樂府』，那更和音樂無關。因爲在他以前的人作樂府，是沿襲舊題；白居易自創造新題，所以稱爲新樂府。他雖然還要借用樂府二字的名義，但是他卻爽爽快快地稱新樂府，而不沿用舊題，比較其他作樂府的人，以非樂府而冒充樂府，要痛快得多了。白氏的新樂府五十首，都是刺諷時事，而折臂翁、上陽人、紅線毯、杜陵叟、賣炭翁、古塚狐、澗底松、草茫茫等篇，尤爲著名。賣炭翁云：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

第五節 詞

詞在初唐時期是沒有的。始產於盛唐。李白有菩薩蠻詞道：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欄干空貯立，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閨情）

這可見詞的產生，在盛唐時，但不多見，直到晚唐，纔慢慢的發展。經過五代至宋，而大盛了。中、晚唐人的詞的代表作品如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

倚樓。』（白居易 長相思 錢塘）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陽脈脈水悠悠。
斷腸白蘋州。』（溫庭筠 憶江南）

（閨怨）

『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眉，不忍更思維。
閒掩翠屏金鳳，殘夢羅

幕畫堂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櫺。』（韋莊荷葉懷憶舊。）

詞是唐人絕詩的變化，他是能合樂譜的。所以後來又稱他爲樂府。可知他就是樂府的嫡裔。晚唐時期，詞漸漸的盛行了，同時，晚唐的絕詩，漸漸的同歌譜脫離了關係。這時期就是絕詩和詞相交替的一個關鍵。不過，詞到了宋以後，又有一部分和樂譜不相干了。

① 子夜歌爲晉女子所創，分爲春夏秋冬四時各數十首，體例與五言絕詩相同，南北朝及唐人擬作的很多。

② 陶淵明、謝朓並稱爲陶謝。

③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

④ 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韓愈、柳宗元、韋應物。

⑤ 白居易作詩，必讀給老嫗聽，問他能解不能解。如不能解，便改作，直等到能解爲止。故後人稱白居易詩老嫗能解。

⑥ 卽孟浩然、賈島、元稹、白居易四人。這裏是蘇軾批評他們的話。

⑦ 儲爲儲光義，其餘見註④。

⑧ 見註④。

第四章 唐代的小說

第一節 筆記

唐代的小說一部分，是筆記。筆記這個名詞，在唐代是沒有的，不過，那些小說被後人稱為筆記。我覺得除了筆記之外，沒有比較再適當的名字，可以稱這一類的小說，所以也就稱他為筆記了。●

筆記的體裁，是沿襲漢魏六朝而來的。在漢人劉向的新序，說苑，晉人干寶的搜神記，南北朝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是這一類的小說。唐人跟著他們的體裁做的，有劉肅的大唐新語，柳宗元的龍城錄，薛用弱的集異記，鄭還古的博異志，王惲的幽怪錄等，不下數十種。他們的材料，包括遺聞軼事、神仙、鬼怪等等。他們的價值，有時可當野史看看，他們所記的一個時代的事情，往往可以補正史所未備。有時亦可當神話看看，因為他們所記的神怪故事很多，我們讀了，可以知道那時候人們思

想之一斑。

現在選錄一則如下，爲唐代筆記的代表。我們如要多看，可以從唐代叢書或說郛中去找。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若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奴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慆。」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盒，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躍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兵伏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筆記的文字，是很簡古的，有時候也有很倩麗的字句。在文學中，有相當的價值。例如：

『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薛用弱集異記記旗亭畫壁事。）

『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及中流，風浪皆作，蒸

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擎攫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薛用弱集異記）韋宥放龍事。）

第二節 傳奇

『傳奇』這種體裁，是唐人創造的。雖然在他以前，有飛燕外傳、武帝內傳等，皆題爲漢朝人作，實則是假託漢人的名字，究竟是甚麼時候人作的，不能確切的指定。①況且也只偶然有一二篇，並不多見；而詞彩也不及唐人濃厚。所以大概可說，這種傳奇是唐人的創作品，而傳奇實在是唐人小說的特色。

傳奇這個名詞，在唐代已經有了。並不是像筆記一般，是被後人稱爲筆記的。不過在唐以後，另有一種傳奇，就是明清人的戲曲，也稱傳奇，如桃花扇傳奇、帝女花傳奇之類，是人人所知道的。且一般的人，只知道明清時代的傳奇，而不知道唐代也有傳奇。這是同名異實的一件東西。②在文學史上，很容易引起人家的疑惑，有人誤會了，把二者混而爲一。我所以在這裏不嫌煩瑣的把他辨明一

下。

唐人的傳奇的體裁，就是有組織的，有首尾的，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他所寫的，多半是兒女英雄的故事，間或也取材於神仙鬼怪。好像是一篇傳記，卻又和所謂古文中間的傳不同。因為他所記的，大概是兒女英雄，驚心動魄的奇事，所以稱爲傳奇。

唐人著名的傳奇真多，大概都收入唐代叢書中。其中最好的，就是張說的虬髯客傳，楊巨源的紅線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薛調的劉無雙傳，蔣防的霍小玉傳，李公佐的謝小娥傳，白行簡的李娃傳，房千里的楊倡傳，馮延己的黑崑崙傳，李公佐的南柯記。而後世著名的戲曲西廂記，也就是根據唐人元稹的會真記的故事而演成的。而著名紀事詩長恨歌所敘的故事，在當時也有陳鴻做的一篇傳奇，名叫長恨歌傳。

以上所舉的幾篇傳奇，固然是很好的，而我所沒有舉及的，還很多，限於篇幅，不能徧舉了。而在這幾篇中間，推爲最最好的，照我說來，還是虬髯客傳，柳毅傳，紅線傳，南柯記四篇。胡適之論中國短篇小說，也極力稱贊虬髯客傳。最近也有人把虬髯客傳，柳毅傳，紅線傳三篇，合刊起來，稱爲唐人

三傳。可見這幾篇的真價值了。我們如要讀唐人的傳奇而不暇徧讀的，可以先讀這四篇。

這四篇的原文，因為太長，不能照錄，我如今先把虬髯客和柳毅二傳的大意，節寫在下面，然後節錄原文最有精彩的一二段於後，以供讀者的參考。

虬髯客傳的大意是說：隋朝末年，天下將亂，但大臣楊素，還不知道，依然是驕傲得很。一天，李靖去見楊素，楊素不很理他。而楊素家裏所蓄的妓女，稱為紅拂，一見了李靖，知他不同常人，當時就私向管門人問明了李靖的住址，一到夜裏，就私奔到李靖那裏去。李靖同他逃往太原。在路上遇見虬髯客，一見傾心，恍如舊友。虬髯客聞太原有異人，欲託李靖介紹相見。李靖果然介紹他見了李世民。虬髯一見世民，大驚道：『世上有了這個人，這天下已不是我的天下了。』他就約李靖到自己家裏，把自己的家產，一齊送給李靖，囑咐他幫助李世民起事。他自己就跑到扶餘國稱王去了。後來李世民的父親，果然平定了天下，就是唐高祖。李世民就是唐太宗。李氏平定天下，以李世民及李靖的功勞爲多，而間接是得了虬髯客的幫助不少。

柳毅傳的大意是說：柳毅因為考試落第，將還湘中，路過涇陽，遇見一個牧羊的女子，容貌非常

的美麗，卻是滿面的愁容。柳毅不免問他。他說：『我是洞庭湖龍王的女兒，嫁在這裏，丈夫公婆，都虐待我，天天叫我牧羊。』但是那些羊，並不是羊，就是龍。他又託柳毅帶一封信，給他父親洞庭君。柳毅給他帶去了，洞庭君留柳毅住在龍宮裏。同時，龍女的叔叔錢塘君，一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大怒，立刻帶了許多兵將，到那邊去，把龍女奪了回來。龍女回了龍宮，大家都很快樂。又歡宴了幾天。錢塘君主張把龍女嫁與柳毅。柳毅不肯。後來送了柳毅許多珠寶，差人送他回家。柳毅出了龍宮，回到家中，就變爲富人了。又過多少時候，柳毅娶了妻，原來他的妻，就是龍女的轉世。又後，龍女和柳毅同往洞庭，一去不回，是已經成仙了。

我們既然明白了這兩個故事的大意，那就可讀他們中間最有精彩的一二段了。

虬髯客傳寫李靖至劉文靜處見李世民一段云：

『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座，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

又寫虬髯之友某道士見李世民時情形云。

『少焉，文靜（劉文靜）飛書迎文皇（即李世民）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李靖）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長揖就座，神氣清朗，滿座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

道士最後幾句話，是雙關的。他說『此局全輸』表面是指棋局，實在是指天下。

柳毅傳寫毅初見龍女時龍女的容貌云：

『見有婦人，牧羊於道旁。毅怪視之，乃殊色也。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又寫龍女的叔父錢塘君，聞龍女消息，怒不可耐，立刻去救龍女時的情形云：

『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鏢，鏢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

他的好處，好在同是一枝筆，忽而寫龍女，活畫出一個悲戚愁苦的絕代佳人，忽而寫錢塘君，又活畫出一條突飛怒騰的神龍來。這種寫生法，確是唐人傳奇中的特色。

第三節 通俗小說

唐人的小說，大概是專給文人讀的，詞彩非常的美麗，一般的人未必能懂。若說到給一般人看的通俗小說，直到宋朝纔有，就是今日通行的三國演義、水滸等書。

這樣的通俗小說，照平常說，在唐代是沒有的。不過，最近在敦煌石室中也發現唐人的通俗小說。那麼，在當時也有，到後來纔失傳的。

敦煌石室所藏的，今流入英國，藏於倫敦博物院。首尾都已殘缺不完，只剩中間一段。係記唐太宗入陰間的事，全用淺顯明白的俗語寫出，可算是宋朝通俗小說的遠祖了。其原文云：

『判官慄慄，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

●筆記的範圍很廣，這一類的小說，不過爲筆記之一種。

●唐代叢書，清嘉慶時馬韓雲輯。說郛，明陶宗儀輯。

●有人說是晉人假造的。

●中國文學作品中，同名異實，或同實異名的，很多。這不過是一種。

第五章 唐代的戲曲

中國的戲曲，雖則發端很早，然至宋始漸漸的發展，至元爲始大盛。所以在宋以前，似乎沒有戲曲可言。唐代的戲曲，確是唐代文學中最少的一節；但是，聯合歌舞而表演故事，這種粗具規模的戲曲，在唐時已經有了。

本來歌又是一件事，舞又是一件事，歌舞聯合又是一件事，歌舞聯合而表演故事又是一件事。最後的一件事，就是我所說的粗具規模的戲曲。我們假定一個名稱爲『歌舞戲』。

我們研究唐代的『歌舞戲』，所能供給我們做材料的，便是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崔令欽的教坊記。這兩書的作者，都是唐人，他們的話，是可信的。其次，就是舊唐書音樂志。再次，就是後人的筆記，偶然有一二處說到此事。我們從這些書中能覈確認是歌舞戲的，共有五齣，疑是歌舞戲的，有一齣。現在大略說一說如下：

(一) 大面 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又見樂府雜錄及舊唐書音樂志，皆作『代面』。故事大同小異。

(二) 鉢頭 樂府雜錄云：『鉢頭，昔有人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又見舊唐書音樂志，作『撥頭』。謂是西域胡人的故事。

(三) 踏謠娘 教坊記云：『北齊有人姓蘇，顴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謂之踏謠。以其稱怨，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又見舊唐書音樂志：『踏謠』作『踏搖』，謂其妻悲訴，其搖其身，故號『踏搖娘。』又見樂府雜錄，作『蘇中郎。』

(四) 參軍戲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號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白衣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又

見范摭雲溪友議及趙璘因話錄。

(五) 樊噲排君難戲 唐會要云：『光化中，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按，此戲當然是演樊噲和漢高帝的故事。就是後世戲劇中所謂『鴻門宴』了。他書又作樊噲排闥劇。然樊噲排闥，另是一事。

(六) 康老子 樂府雜錄云：『康老子，卽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遇一老嫗，持一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按，這就是康老子一曲的本事。原文但云：『遂製此曲，』然單是歌唱，或兼表演，不得而知。故不能十分決定是歌舞戲。

此外霓裳羽衣曲、柘枝詞，雖是歌舞聯絡，然不表演故事，姑不列入歌舞戲的範圍以內。

又有搗彈家，教坊記大約說，宮中女子習琵琶，三絃，謂之搗彈家。而敦煌石室中曾發現唐代七字爲句的通俗唱本，大約和後世彈詞相似。而董解元的西廂，亦稱『搗彈詞』。并此三事合看起來，

疑唐代亦有一種和彈詞及灘簧相似的文藝。

●在那時候還沒有「詞」的名詞。這是借後來的名詞，去稱他的。

●舊唐書作「踏搖」，雖亦有說，然應以作「踏歌」爲是。

●光化爲唐昭宗年號。

●霓裳羽衣曲，爲唐玄宗所製舞曲。曲文不傳。全唐詩樂府中有王建霓裳辭十首，然今讀其辭，似不能合歌譜的。

●毛西河詞話謂南北朝時有踏歌，唐人因之作踏波詞。於是舞者所執和歌者措詞稍帶相應，然未曾表演事實云云。按今

全唐詩樂府中載無名氏踏波詞云：『將軍奉命即須行，塞外領兵。聞道烽煙動，腰間寶劍匣中鳴。』不知是當時所歌舞者否。又載薛能柘枝詞三首，溫庭筠更柘枝詞一首，那更和舞無開了。

第六章 唐代的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的大部分，散見於所謂古文的中間。宋以後的古文，如歐陽修、歸有光的文集中，抒情散文頂多。在唐代卻不多見。因為唐代的古文，始於韓柳。韓文中的佳作，多半是論說文。柳文中的佳作，多半是遊記和寓言。①這都不是抒情文。韓柳兩大家以外，只不過韓愈的幾位高足弟子，②善爲散文。韓愈自己的古文中，抒情文既然很少，那麼，他的弟子是學先生的，當然抒情文也很少了。在韓集中可稱爲第一等抒情散文的，要算他的祭十二郎文。③現在就把他這篇文摘錄幾段在這裏，以當韓集中抒情散文的代表，即當唐代抒情散文的代表。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莫知其言之悲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

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其能久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信，耿蘭之報，何爲而在我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此外『小簡』中，也有絕妙的抒情散文。雖然是寥寥的幾行書信，卻是言短情長，含蓄無盡。晉人頂擅場王羲之的送橘帖雜帖尤妙。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奉橘帖）

『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雜帖）

這豈不是絕妙的抒情文麼？此外能穀與羲之相彷彿的，要算顏真卿寫的寒食帖最佳。

『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

這樣的小簡，飽含着詩意，爲抒情散文中頂上的作品。

小簡愈短愈佳，稍長一些，便減少一些價值。如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寫景的地方太多，抒情的地方較少，便不及寒食帖。然也有可取之處，摘錄其佳句如下：

『北涉元瀾，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當待春中，草木莫發，青山可望，鯈魚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游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有深趣矣，無忽！』

總之，古文中的抒情散文，以唐以後歐陽修、歸有光爲多；小簡以唐以前晉人爲妙。抒情散文，不是唐人的特色。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已可爲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了。

●參看本書第七章。

●當時韓愈以古文號召，從他學的人很多，如李翱、皇甫湜等都是他的弟子。

●十二郎爲韓愈之姪。此文語語出於至誠，故爲抒情文中的佳作。

第七章 唐代的雜文

『雜文』是專指文學作品中的雜文而說，並不是一切的雜文。換一句話說，就是文學作品中的雜文的省寫。凡是不能容納在上面四類之中的，都可歸入雜文。

因此，雜文的範圍很廣，不能限定有多少種，而且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出色作品。在唐代，我以為有兩種值得說的：一是『遊記』，二是『寓言』。而這兩種的作者，都是柳宗元。我現在來把他分開來說一說如下：

先說遊記罷。專門描寫山水風景的遊記，要算柳宗元做得最早，也要算柳宗元做得最好。雖則在他以前，有了水經注①及元結②的右溪記，都是柳文的藍本，然水經注是零碎的小品，沒有成篇，柳文便成了一篇短篇文了。元結不過是偶然做一二篇，柳宗元做得就很多了。我們說水經注和右溪記是柳文的藍本，是可以的；但是下文一定要接着說『青出於藍』。

現在，選錄水經注並摘錄右溪記如下：

『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嵌崿，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分明者，鬚眉皆見。因名曰人灘也。』（水經注 江水 人灘）

『自黃牛峽，西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里許，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水經注 江水 西陵峽）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嵌，不可名狀。清流觸石，迴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隱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疑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可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元結 右溪記）

再摘錄柳宗元遊記數段於下，爲他作品的代表。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遊，則凡數州之土

壤，皆在荏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堙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能遽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摘錄始得西山宴遊記。）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櫟、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蔕衆草，紛紅駭綠，蕪蕪香氣，衝濤旋瀾，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摘錄袁家渴記。）

『鉅姆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鉅姆潭記全文。）

柳宗元的遊記很多。除了上面所引的鉅姆潭記全篇而外，其他潭州戴氏堂記、永州新堂記、遊

黃溪記、始得西山宴遊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等篇，都是極好的。

他的遊記的產生，固然是因爲他喜歡遊山水，然也因爲他貶謫到永州去，那地方恰好有絕好的山水，因此，可以說柳宗元的遊記，是他的環境造成的。

在柳宗元以前，遊記這種體裁，可以說沒有成立。到柳宗元以後，便極發達，直到現在，人家的文集中，或是單行本的遊記，不知多少。

在明末清初，有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徐宏祖，他著了一部徐霞客遊記，可說是洋洋大觀。然他是偏於記山水的道里，名稱，未免枯燥無味。拿他當地理參考書讀，是很好的，拿他當文學作品看，就減色了。

所以千古描寫山水風景的遊記，還是推柳宗元爲第一。

再說寓言。寓言恰和遊記一樣，所謂古文家善做寓言的，就是柳宗元。雖然在他以前，有了周秦諸子的寓言，有了一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然一則是零零碎碎的，不曾成一篇，一則是偶然做了一篇，恰和水經注及右溪記一樣。我們可以說：周秦諸子的寓言，及桃花源記，是柳文的藍本；但是在下

文一定要接着說：柳文是青出於藍。

周秦諸子的寓言和桃花源記，人家都知道，這裏當然不必再引，只錄柳文中一篇極短的寓言如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主人怒，但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良犬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麇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麇至死不悟。』（三戒之一，臨江之麋。）

此外如蝟螻傳、捕蛇者說、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等，都是柳文中著名的寓言。而以捕蛇者說、梓人傳及郭橐駝傳三篇爲最佳。

柳宗元以後，古文家最善於做寓言的，就是蘇軾。其他各人文集中，也有寓言，不過也和遊記一樣，我們不得不首推柳宗元。

總說一句：遊記和寓言，可算是唐代雜文中的特色。

其他雜文而不在文學範圍以內的，這裏當然不說了。

①水經爲古書，不知何人所作。南北朝時酈道元爲之作注，稱爲水經注。今其中描寫山水風景的，都是注中語。

②元結，唐玄宗時人。

③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第八章 唐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第一節 西域

中國的文學，自從漢武帝製樂府，採用西域的樂器以後，在實質上及形式上，都和外國發生了關係。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朝，關係愈是深切。

就唐代說，其一是西域諸國。當時龜茲等國的樂器，傳入中國，極為普遍。●因此，西域的戲劇，也跟着傳進來。如本書第五章所述的『鉢頭』一劇，就是從西域傳進來的。舊唐書音樂志所說：『撥頭者，出西域胡人。』『撥頭』就是『鉢頭』。而『鉢頭』二字，就是外國字的譯音。傳入中國，雖不能確定是在甚麼時候，然大概可說是在隋唐之間。是唐代文學和西域的關係，也是中國戲曲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二節 印度

其二是印度。同時，印度的音樂和歌曲，也充分的輸入。據南卓羯鼓錄所載諸宮曲，有『諸佛曲調』一類，全是印度的歌曲。這些曲文，完全不傳，只存了九仙道曲、盧舍那仙曲、御製三元道曲、四天王半閻摩奴失波辭見柞草堂富羅于門燒香寶頭伽菩薩阿羅地舞曲、阿陀彌大師曲等名目。其他各類中，也有印度歌曲，一望而知的，如婆羅門香山禪曲、阿彌羅衆僧曲、無量壽大燃燈等，都是。但曲文如何，都無從查考了。

就是著名的霓裳羽衣曲，也是參酌婆羅門曲的聲調而製的，見全唐詩霓裳辭註。自東漢以後，印度佛學輸入中國，使中國人的思想發生變化。一般人都喜歡讀佛書。除了譯經的文字，自成一體而外，不知不覺，也把佛經中的字，用在詩歌裏，把佛經中的思想，融化在詩歌裏。這雖然自晉以來，就開端了，但至唐而愈盛。把佛經中的字，用在詩歌裏的，其例如下：

『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孟浩然詩）

『微妙法、清淨因，』都是佛經中的字。

『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柳宗元詩。）

『貝葉書』也是佛經中的字。

把佛經中的思想，融化在詩歌裏的，其例如下：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檣花一日歇。畢竟共空虛，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卽無滅。』（白居易寄王山人詩。）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李貪結子，教人錯誤五更風。』（無名氏詩。）
以上兩詩的意思，完全是從佛書中來的。

唐代的文人，如王維、白居易，都極喜歡讀佛書。柳宗元、孟浩然，也是略微涉獵過佛書的。只不過韓愈極力反對。而李杜亦完全沒有看過。李白的思想，完全是道家中的神仙；杜甫的思想，不出儒家範圍以外。

至如寒山拾得的詩，雖然是名爲詩，實則是禪家語錄了。

第三節 高麗

在隋唐之間，一方面把西域諸國及印度的文學，從外國輸進來；一方面把中國的文學，輸送到高麗、日本去。彼此相輸送，相吸收，結果，發生了許多關係。這確是文學史上一件重要的事。

現在，先說高麗。今日的高麗境內，在隋唐之間，也不止一國，稱爲高句麗、百濟、新羅等等。其間也有許多興亡分合的話，不過這是歷史上的事，我們這裏暫且不說。高麗，或說爲箕子之後，本與中國同出一源，或又說不是，這又是民族學上的話，我們這裏也暫且不說。只說在隋唐之間，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和中國交通，極羨慕中國，把中國一切的文化，都搬過去，而文學也就是其中的一種。

在那時候，高句麗等國，都通行中國文，他們的文人，也都會做中國詩，漸漸的成爲風氣，一直到最近，沒有完全改變。

唐以後，高麗人的中國詩，如元詩紀事、明詩綜、列朝詩集，及清人詩話所記的很多。惟全唐詩只

載新羅國隱士王巨仁詩一首，所以唐代高麗人詩，比較的少見。

此外據我所見，有桂苑筆耕集，爲唐時新羅人崔致遠所著。^④致遠曾出使中國，卽仕於唐，其集爲表賦等雜文，並古今體詩共二十卷。今錄其詩二首如下：

『海山遙望晚煙濃，百幅帆張萬里風。悲莫悲兮兒女事，不須惓惓別離中。』（酬進士楊瞻送別。）

『山面懶雲風惱散，岸頭頑雪日欺消。獨吟光景情何限，猶賴沙鷗伴寂寥。』（春曉閑望。）而全唐詩逸所收致遠的絕詩一首，斷句若干聯，又多爲桂苑筆耕集所不載。如：

『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古今人。』（登慈和塔。）

『雲布長天龍勢逸，風高秋月雁行齊。』（送舍弟嚴府。）

這都是很好的詩。

全唐詩逸又載新羅人金立之、金可紀二人的詩。

『山人見月寧思寢，更掬寒泉滿手霜。』（金立之峽山寺玩月。）

『波衝亂石長如雨，風激疎松鎖似秋。』（金可紀題遊仙寺）

又詩人玉屑第十五卷，記賈島和高麗詩人的故事云：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詐爲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嘆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按，賈島的詩，固然是險怪驚人，然那高麗使臣的詩，不算好，也不算壞。不過，賈島兩句，能壓倒他，且賈島又詐爲梢人，所以他就不敢復言詩了。

第四節 日本

如今再說日本。日本也和高麗一樣，在隋唐時，極羨慕中國的文化，派留學生到中國來留學，把中國一切的政教、風俗、文學、美術等，都搬過去。

單說文學，日本人的中國文學作品，散文並不好，若說到詩，成績就很可觀。俞樾所輯的東瀛詩選四十四卷，共五百餘人，可謂洋洋大觀。然作者年代，不能詳考。大抵以中國元明以後的人居多，而

當清代時候的人尤多。

我們現在單講唐代。全唐詩中有兩個日本人。其一爲朝衡。字巨卿，開元初入中國，留華甚久，官至散騎常侍。他本名仲滿，而他書又作吉備眞備。朝衡是入中國後改的名字。有詩一首，見全唐詩卷第七百三十。他回國後，取漢字偏旁，始作『假名』，爲今日日本文字之祖。可知經他手從中國搬到日本去的文化不少。其二爲長屋，日本國宰相。玄宗時，長屋嘗製袈裟千襲，而繡詩於衣緣云：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他把這袈裟寄施於中國。中國的高僧，名叫眞公，就渡海到日本傳法。此詩今存全唐詩卷第七百三十。

此外全唐詩所未收，據我所知的，有空海和尚，大約可算是當時著名的作者。他曾至中國求學，回國後，著文鏡秘府論，其中所錄，多唐人佳句。所以唐人詩在中國久逸而爲全唐詩所不收的，反賴文鏡秘府論保存到今日。^⑥

空海在中國時，曾同中國名人唱和。馬總、胡伯崇，皆有贈空海詩。據他的性靈集序說：

『和尚在唐日，作「離合詩」，以贈土僧，惟上泉州別駕馬總，一時大才也，覽則驚怪，因贈詩云云。』^①

空海的『離合詩』，今不可見，馬總贈他的詩，也是學他的『離合體』。詩云：

『何奈萬里來，可非銜其才。增學助元機，土人如子稀。』

此詩第二句『可』字，爲第一句『何』字之半；第四句『土』字，爲第三句『增』字之半。故稱『離合詩』。此種體裁，全是遊戲文字，毫無足取。馬總的詩，也不能算巧，不過在當時，已可以對付日本詩僧了。因此，可知當時的中國人，與外國人酬答之際，處處不肯輸人，甚且有意難人，博得外國人的稱贊。如前面所說的賈島和高麗使臣的故事，也是這樣的。

空海又嘗作『伊呂波歌』，至今爲日本人傳誦，但是和文，不是中文。

再有藤原清河，他於日本天平勝寶四年，出使中國，見唐玄宗，玄宗有贈他的詩。^②

『下日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遠義，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再有大江維時，著千載佳句一書，多錄唐人詩句。大江維時，亦疑是唐代時人，然不能決定。①
又有小野篁，於唐宣宗時爲遣唐副使，也能作中國詩。

總之，日本在歐化以前，事事學中國，文學當然也是學中國。而在唐代，乃是日本學中國最盛的一個時代，也是唐代文學史上有光彩的一頁。

①龜茲，音秋慈。今日中國最通行的樂器，多半是唐代由龜茲傳來的。

②全唐詩如此云云，然原詞似已遺，今全唐詩所載，係王建作，疑不能歌。

③此詩見於禪家語錄，又見於王維宮詞。然細讀之，與宮詞絕不相類，必爲混入無疑。

④四部叢刊影印高麗舊刊本。

⑤「惆悵」今通作「惆悵」。「悵」字見楚辭及說文新附。惟今已不通用，而在他們的書中，猶存古風。

⑥見全唐詩逸。

⑦見全唐詩逸。

⑧見全唐詩逸。

⑨「駭」，疾馳貌，同「快」。

⑩見全唐詩逸。

第九章 唐代文人的軼事

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須知道一個時代的作者；欲知道一個時代的作者，就要讀他們的小傳。所以唐代文人傳，在這本書裏，是不可缺少的一章。不過，把每個文人的全傳，從唐書中抄錄下來，這本小冊子，實在是容納不下。就是選幾篇抄抄，也是容納不下。若把每個人的傳縮短，只說幾句『某名』『某姓』及『某地人』等這幾行枯燥無味的履歷，又不能表出各人的個性，徒佔了幾行篇幅，反使讀者生厭。

我以爲最能表現各人個性的，不是成篇的傳記，而是零零碎碎的軼事。篇幅既不多，而效力又甚大。所以，我這裏就拿文人軼事來代替文人傳。●

(一) 李白 李白初從蜀中游京師，住在旅館中，人家都不注意他；只有賀知章久已聞得李白的文名，這時首先去訪他。既見他容貌奇偉，又問他討了詩讀，一篇蜀道難還沒有讀完，就稱不停

口，說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立刻把身上佩的金龜解下來，換了酒，和李白暢飲一頓。自從賀知章賞識李白以後，不到幾天，工部全京師的人，都知道李白了。

李白天才超逸，他的詩都是隨手寫出，完全不講做工。杜甫和他同時，後人將李杜並稱，但杜甫的詩，人工勝於天才，都是一字一句苦吟而成的。李白很不贊成這種做法。他有贈杜甫的詩，含着譏諷的意思。那詩道：『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李白當然是不喜嶽南北朝的詩，但是他卻佩服謝朓。他嘗登華山落雁峯，說道：『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搗謝朓驚人句，搔首一問青天耳。』他的詩裏，又常常說起謝朓。如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可見他欽慕謝朓的一斑了。

李白常被玄宗所賞識，在宮中看牡丹，叫他賦詩，他飲酒大醉，舉足令高力士脫靴。高力士受了這種恥辱，深恨了他，就在楊貴妃面前說他的壞話。從此李白就被玄宗疏遠了。

郭子儀沒有發達的時候，當一名小兵，犯了死罪，將要行刑的時候，被李白看見，李白見他容貌奇偉，知他不是常人，替他講情，郭子儀就沒有死。後來郭子儀因平定天寶之亂，變了唐朝的功臣，而

同時永王璘舉兵起事，李白嘗幫助他，璘兵敗了，李白就連累被逮入獄。幸虧郭子儀極力保他，纔得不死，只把他流放到夜郎去。但不久又被赦回來。

相傳李白死的時候，是死在采石江中。他著了宮錦袍，坐了船遊江，喝酒喝得大醉，看見江中的月影，就跳下水去捉月亮，因此溺死了。

(二) 杜甫 杜甫生在唐玄宗時，剛遇着天寶之亂，他隨處逃難，常常斷了食，一家的人，都分散了，難得見面；甚至於有幾個兒女，因饑荒而餓死了。這可見他境遇的困苦。

杜甫的詩，多描寫當日亂離的情形，故當時稱爲『詩史』。如杜集中石壕吏等篇，都是他流寓在蜀中的時候，每遇人家養蠶繅絲時，他領着他的兒子，向人家討一些亂絲。說道：『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

(三) 孟浩然 孟浩然情性高逸，淡於名利。韓朝宗先稱浩然於玄宗之前，與浩然約期，一同入見。及期，浩然因和朋友聚會，竟忘記了朝宗之約。他的朋友問他，爲甚麼不赴約？他說：『我這時方在飲酒，人生只有行樂，那管得旁的事？』他雖然失了這個求功名的機會，他毫不介意。

孟浩然嘗於秋夜和許多人一同做詩。孟浩然的詩道：『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全座的人，都自嘆不如，擱筆不再做了。

孟浩然苦吟，嘗致眉毛盡落。

孟浩然一天在竹林中徘徊，又見漁翁得魚，他便露出很快樂的樣子。人家問他甚麼事？他說：『我剛在做詩，說到竹，又說到魚；但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恐有疎謬。今實見二物，我乃放心了，所以快樂。』

(四) 王維 王維性喜清潔。他有別墅在輞川，他住的地方，十分乾淨，沒有一點灰塵。每天僱了十幾個人給他灑掃整理，而另用兩個童子，專門製帚，有時候還不敷用。

王維苦吟深思，嘗走入醋甕而不自覺。

(五) 王之渙 王之渙、高適、王昌齡三人同負詩名。一天，在酒樓飲酒，見有歌女數人，也到那酒樓上來。他們自己商議道：『我們同負詩名，到底不分甲乙。今天可試驗一下。看歌女所唱誰的詩最多，誰爲第一。』片刻，一個歌女唱道：『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

冰心在玉壺。』王昌齡舉手向壁上畫了一畫，說道：『一絕句。』又一個歌女唱道：『開簾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也舉手向壁上畫一畫道：『一絕句。』又一歌女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道：『二絕句。』王之渙道：『他們所唱的，都不足爲憑。』因指着其中最美的一個說：『等他所唱的，不是我的詩，我便終身不敢和你們相爭，情願拜你們爲師了。』片刻，那歌女唱道：『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正是王之渙的詩。王之渙道：『何如！』因此大笑。那些歌女，不知何故。後來問明白了，便一同暢飲而後散。

(六) 韓愈 皇甫湜是韓愈的學生。他稱韓愈的文說：『穿天心，出月脇。』

皇甫湜去訪韓愈，韓愈送了他一首詩。皇甫湜回來，怪韓愈不留他吃飯。韓愈聽到這話，他說：『我送了他一首詩，豈不勝於待他一碗爛黃魚麼？』

劉叉是韓愈的朋友。一天，劉叉到韓愈家裏，看見韓愈桌上放的錢，他拿了就走。說：『這是諛墓之金，應該大家分用。』因爲韓愈慣替人家做墓誌銘一類的文字，人家送他的潤筆，所以劉叉指爲

諛墓之金。

(七) 孟郊 孟郊和賈島的境遇都極清苦。後人論詩，或問：『孟郊、賈島，是那一個窮？』或答道：『是賈島窮。因為讀他們的詩，可以知道。孟郊詩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賈島詩道：「市中有樵客，山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郊柴米皆足，賈島柴米都無，可知島比郊窮。』按這話亦未必對。孟郊的詩，描寫他清苦的地方很多，境遇不必好於賈島。

(八) 賈島 賈島初爲和尚，後遇韓愈，勸他還俗，應試，成進士。

賈島一天騎着驢子，在路上走，一面做成兩句詩道：『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初欲用『推』字，復欲用『敲』字，疑不能決。舉手作推敲之勢，不知不覺，衝着韓愈。韓愈問他甚麼事。他說明了原因，韓愈洗吟了一會，說道：『還是「敲」字好。』因此二人就訂交，做了極好的朋友。

韓愈贈賈島的詩道：『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雪暫得閒。天恐文章聲斷絕，故留賈島在人間。』賈島每遇歲終，把一年所做的詩拿出來，祭以酒肉，說：『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賈島做和尚時，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咏聲，登樓，見賈島桌上詩，

拿來讀。賈島不知是宣宗，忙奪回去說：『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也沒奈何。

(九) 白居易 白居易和元稹皆喜爲通俗之詩。當時流傳於通俗社會，幾乎人人能知。一天，元稹在鄉下，遇見幾個孩子，在路旁遊戲，一面在唱歌。仔細一聽，所唱的都是白居易和元稹的詩。元稹就問他們：『這些詩是那個做的？』他們答道：『是白居易和元稹做的。』問：『你們認識白居易和元稹麼？』答道：『不認識。』問：『誰教你們唱這些詩？』答道：『是我們的先生教我們的。』

元白齊名，彼此不相下。一天，同詠李花，元稹詩先成，其一句云：『葦綃開萬朵。』白居易乃服。白居易詩，在當時可以換取日用物件，代替鈔幣之用。據馮贄雲仙散錄引豐年編云：『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

白居易每成一詩，必洗其筆。

(十) 李賀 李賀每出遊，騎一驢，另命一童子負一錦囊，隨於其後。每得一句，就寫好付錦囊中。日暮歸來，從燈下取日間所得斷句，整理成篇。他的母親，每見這情形，不覺嘆道：『我兒又不知嘔出心血多少了！』

李賀死時，只二十七歲。將死，他看見天上玉帝，差人來迎接他說：「天上方建造白玉樓，請他去作記。」

李賀嘗會客，半天不說話，睡地三次，俄頃成文三篇。

(十一) 張籍 張籍嘗取杜詩一卷，燒成灰，和入蜜糖中吃。說道：「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十二) 司空圖 司空圖隱居中條山中，截松枝爲筆管，對人家說：「幽人筆正當如是。」

司空圖嘗自述他得意之句云：「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云：「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又云：「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云：「棋聲花苑閉，幡影石壇高。」又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諸如此類，共數十句。

(十三) 朱慶餘 朱慶餘以詩見張籍，爲張籍所賞識，把他的二十餘首，常帶在身邊吟咏。因此朱慶餘聲名日盛，不久就登科。慶餘作詩獻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十四) 劉禹錫 順宗時，劉禹錫執政，聲氣極廣，每天所收的信，有幾千封。禹錫一一答復，每

日用麵粉一斗，調漿封信。

劉禹錫嘗於友人席上贈歌妓詩云：『鬟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友人卽以歌妓贈劉。

白居易最愛劉禹錫『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說：『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

(十五) 杜牧 杜牧少年登科，一時極負盛名，狎遊飲酒，舉止奢豪。嘗爲詩云：『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牧初登科，名滿京邑，嘗與同伴遊城南文公寺，遇一老僧，意態閒淡，語言玄妙。問杜牧姓名，杜牧對他說過。又問：『修何業？』同遊人爭誇杜牧年少科名。但老僧一點也不知道。杜牧纔知此是另一世界。作詩云：『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十六) 項斯 項斯初未爲人所知，以詩謁楊敬之。敬之贈他的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從此人皆知項斯。此詩傳到長安。明年項斯應試及第。

(十七) 羅隱 羅隱在鍾陵，嘗戀一妓女雲英。別後重逢，妓女譏他沒有及第。羅隱贈以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以上所述十七個人的軼事，不過是略見一斑罷了。讀者如要多知道一些，可看本事詩。再要多知道一些，可看新舊唐書中各人的傳。

●這些軼事的出處，大概是見於各人本傳，及全唐詩話，本事詩。並有幾條，見於馮贄的雲仙散錄，是尋常所不經見的。

●唐初的制度，官員身邊皆佩魚，以分等級。三品以上，其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後又改佩魚爲佩龜。故稱『金龜』。

●謝朓字玄暉。

●采石磯在南京上游，今磯上有太白樓，爲李白的遺跡。

●唐代叢書及歷代詩話續編中皆有此事。

第十章 研究唐代文學的書目

最後一章，我們再說一說研究唐代文學應備的書目。大概分爲兩部分講：一部分是應該細讀的，一部分是預備參考的。

第一節 應該細讀的書目

唐文粹 一百卷。宋姚鉉編。明刻本，清蘇州局本。

唐宋八家文 韓柳兩家通行本。

唐詩別裁集 二十卷。清沈德潛選。通行本，近時石印本。

唐五代詞選 五卷。清成肇麐選。長沙刻本，商務仿古活字排印本。

唐宋傳奇 近人輯排印本。

唐代叢書 清馬緯雲輯。清嘉慶時刊巾箱本，近時石印本。

樂府古題要解 二卷。唐吳兢撰。津逮祕書本，學津討源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全唐詩話 六卷。舊題宋尤袤撰。歷代詩話本。

第二節 預備參考的書目

全唐文 一千卷。清嘉慶十九年敕編。揚州局本，廣州翻刻小字本。

全唐詩 九百卷。清康熙四十六年敕編。揚州局本，江寧重刻本，廣州巾箱本，同文石印本。

唐詩紀事 八十卷。宋計有功輯。明嘉靖中刊本，四部叢刊影明本。

李太白集注 三十六卷。王琦注。原刻本，近時石印本。

杜詩詳注 二十二卷。附編三卷。仇兆鰲注。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近時石印本。

王右丞集注 二十八卷。清乾隆二年刻本，近時石印本。

孟襄陽集 三卷。汲古閣本，近時石印本。

韓昌黎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廖瑩中輯注。明徐氏東雅草堂本，蘇州翻刻本，四部備要本。

柳河東集輯注 四十五卷，外集五卷。明蔣之翹輯注。三徑藏書本，四部備要本。

孟東野集 十卷。古閣本，近時石印本。

韋蘇州集 十卷，拾遺一卷。汲古閣本，近時石印本。

白香山集 四十卷，附錄年譜一卷。汪立名編校本，近時石印本。

李長吉歌詩 四卷，外集附錄各一卷。王琦彙解。原刻本，近時石印本。

樊川詩集 四卷，外集別集各一卷，附補遺。馮集梧注。原刻本，湘南書局重刻本，近時石印本。

舊唐書音樂志 舊唐書第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

新唐書禮樂志 新唐書第十一卷至二十二卷。

舊唐書文苑傳 舊唐書第一百九十卷。

新唐書文苑傳 新唐書第二百一卷至二百三卷。

樂府詩集 一百卷。宋郭茂倩編。汲古閣本，清乾隆刻本，湖北官書局本，四部叢刊影汲古閣本。

太平廣記 五百卷。宋太平興國時敕編。通行本，近時石印本。所收皆唐以前小說，而以唐代小說爲尤多。

百 科 小 叢 書
唐 代 文 學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懷 琛
胡 璞 安

編 輯 主 幹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Universal Library

THE LITERATURE IN TANG DYNASTY

BY HU PE AN AND HU HUAI CHEN

EDITED BY Y. W. WO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ug., 1931

Price: \$9 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476243

